

【拒绝流行】读与写互相成就

上次的文章谈了“以记忆之网锁住知识”的读书方法，其实有了网状勾连还不够，要让别人的思想真正固化为自己信手拈来的个人知识，进入默会的心智结构，还有关键一跃，即要动笔去写，在写作中应用，把记忆和记录中储存的“死知识”，变成与日常、当下舆论场中的现象、问题、热点关联思考的“活思想”。读书与写作互相激发、成就和巩固，写作在应用客观知识中创建了个人知识，这是一个让一个勤劳的读书写作者变得越来越厚重的良循过程。读书，不是记忆的过程，要通过写作去记忆。写作，不是一个“掏空”自己知识储备的过程，而是激活记忆之网的过程，推陈出新，知识因此活络为一个人的思想，就不可能忘记了。

我还记得2002年刚开始写新闻评论的时候，首先是因为在大学期间读了不少书，知识积淀让自己

有了表达冲动，那些思想火花点燃了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身体里涌动着一种表达欲。当时读了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一些书，朦胧地知道了他的一些观点，比如他认为以往的哲学都是误解了语言的本性，提出了一些根本就不存在的问题，思想混乱不堪，哲学的目的就是让人聪明，厘清头绪看到混乱后的本质。这段论述中有一段妙语，我当时就记下来了，他说：一个人陷入哲学混乱，就像一个在房间里想要出去又不知道怎么办的人，他试着想从窗子出去，但窗子太高；他试着想从烟囱出去，但烟囱太窄；其实只要他一转身，就会看见房门一直开着。

记下来，“养”在我的读书笔记中，如果不用，当时再兴奋、记得再牢，也会忘记的。很快就“等”到了用的机会，几天后有一条新闻说，某地酝酿一项针对车辆管理的制度，即“尾号无4”，避开4这个很多人忌讳的数字。此举引发争议，有人说这是在迎合不健康的数字迷信心理，等等。

在题为《“尾号无4”的帕累托改进意义》的评论中我就借鉴了维特根斯坦这个思想，批评了那种刻舟求剑的僵化思维。因为在评论中灵活地运用阅读中积累的思想资源，刚出道的这篇评论，后来得到了很多评论家的赞赏，大大增强了我作为评论新人的信心。这个写作应用过程，就让相关知识和思想固化到知识结构中不再发生“流失”。

如果说思想和知识是一种财产，那么，洛克的洞见是，财产权来源于劳动，劳动这种行为使物品本身附着了某种排除他人共有的东西，物品的自然形态被改变，劳动产生了私人占有。实际上，写作即是一种在思想中“固化”某种资源的劳动过程。阅读、读的还是别人的东西，记下来，仍然是别人的东西，一段时间后，还会“还”给别人。进化论说“用进废退”，读书和记忆也是如此。你在写作中去灵活应用，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去思考，把书上的知识和别人的思想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注入自己的思考，这才使记忆完成关键一跃而有了自己的劳动，驯化成了自己的思想。

【如是我闻】

审美人生

实际上，现代性传入后，失去最多的可能是传统的审美。这一点好像我们自身关注的并不够。

近日在读谢福芸（Dorothea Hosie, 1885—1959）的《名门》（Two Gentlemen of China, 1924）的时候，可以明显地感到即使已是进入民国的时代，在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清代贵族遗少那里，依然能够看到那种婉约、含蓄和从容的人生。

除了文字描写外，《名门》中的几张照片让人感到静谧、优雅。“一位绅士家中漂亮的花格墙，正对着运河对面普通民居的空白墙面。”——至今依然让人向往。“时髦的中国年轻绅士：在花园的茶室中享受下午的美好时光。夏季，桥下池塘里的荷花和莲花竞相开放。”这些都让今天过劳的大城市的人们不断思考生命的意义。

前几天开会的时候，一位教授表达了她的观点：由于高清电视的普及，使得个别发展中国家的犯罪率不断飙升，原因是贫民窟里的穷人第一次直观地看到了富人们一掷千金的生活方式，激起了他们的复杂心态。在一个乱花迷眼的时代，怎样才会有含蓄、从容的审美人生？

【昙花的话】善意是一颗种子

把刚做好的菊花果冻送到邻居阿钰的家里去。

一入门，便看到桌上堆满了晶晶发亮的银角，旁边还搁着一个米老鼠扑满。阿钰和她九岁的女儿菁菁正兴高采烈地坐在桌边数钱。阿钰一向注重家庭教育，我想，她应该是想通过储蓄的良好习惯而为菁菁培养起未雨绸缪的概念吧！

然而，交谈之下，我才发现，阿钰鼓励菁菁储蓄，是有着更为明确的目的和更为睿智的动机的。

打从菁菁懂事起，阿钰每年总有好几次带她到老人院和儿童收容所去。农历新年派送红包、端午节分送粽子、中秋节捎去月饼、圣诞节送去蛋糕。

“我们所做的一切微不足道，可是，我刻意要菁菁知道，关怀是一种社会的责任，而分享则是有深刻内涵的幸福。”

菁菁入学而对金钱有了基本的概念后，她便鼓励她储蓄行善。每年到了年尾，母女一起数钱，然后，她会由菁菁选择一家慈善机构，把钱捐出去。数目

不多，然而，菁菁捐出去的，却是一份千金难买的善意。

由此，我想起了美国有个慈善机构，在好几年前发起了—项饶具意义的活动——“关爱两万里，衣起去非洲”（注：“衣”取的是“爱”的谐音），鼓励人们捐献新衣给非洲儿童，让衣不蔽体的儿童也能享受穿上崭新衣服的快乐。这项活动，一直延续至今，许多国家和地区热烈响应。

有所小学，让学童在缝纫室内，由老师指导，从量布和裁布开始，进而学习穿针引线，使用缝纫机，把衣服一件一件慢慢地缝制出来。他们开始时手忙脚乱，错误百出，缝线粗枝大叶、针脚歪歪斜斜，但是，善意是他们心头的一盏灯，照亮他们手中的针线，引导他们最后成功地缝制出衣裙和裤子。在短短的半年内，孩子们完成超过千件衣物，寄到加纳、肯尼亚和卢旺达等非洲国家去。

菁菁圆满完成的，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衣服，而是一桩让他们终生难忘的善举。

善意是一颗种子，及早种植在孩子的心田，我们能收获到温柔和恻隐，从而延伸出一颗颗温暖的心、一双双乐于助人的手。

菁菁入学而对金钱有了基本的概念后，她便鼓励她储蓄行善。每年到了年尾，母女一起数钱，然后，她会由菁菁选择一家慈善机构，把钱捐出去。数目

【含英咀华】

听者读者如在云端

各地常有国际诗歌节的举办。有时难得友人热情相邀而躬逢其盛，到了诗歌朗诵节，我通常会静观“前卫”诗目，我听到普通话在抑扬顿挫，但诗意和诗艺并不入脑。人们样貌服饰的各种新潮，然后闭目静听。我听到普通话的轻音和重音在起伏连绵，听到好像是西班牙语或者意大利语在响亮……我仿佛在雾里，在云端。对，在云端。粤人听不懂别人说话的话，就说：听到好像“一·编(团)·云”。

即使朗诵的诗作在场刊印出来，或者现场投射出来，听与看，我还是人在云雾里。有与会者看来看去比我聪颖，一脸的心领神会；会后交谈，他说听朗诵的音乐性不就很好了吗。我压抑心声，没有这样说：听其音乐性？何不直接欣赏古琴、吉他，欣赏《田园》、《梁祝》？

读也好，听朗诵也好，很多现代诗的难懂，向来是个大问题。上个月我认识的现代诗人杨先生去世了。从前我教新诗，评新诗，对杨的作品极少接触，因为他很多“名作”我读不懂。两年多前辞世的诗人余先生，与杨相识。余乐道人善，却从来不见他怎样评论杨诗，或征引杨诗作为诗论的例证。当年我好奇，就此相商，余说杨的诗他读不懂，如何评论。

1922年英籍美国人艾略特发表《荒原》，为现代主义立了“诗碑”；其诗用典生僻、意象繁杂、手法刁钻，结果是诗意晦涩难明。藉着英文这强势语言，以及他诺贝尔奖桂冠的光环，其诗风波澜壮阔，诗界晦涩之作大兴，甚至曾成为主流。崇洋诗、醉洋酒者众，以致诗作仍得好评者亦众。我不屑对“皇帝的新衣”鼓掌喝彩，清醒地不想在云雾里打滚虚掷光阴。

【别处生活】交流的要义

我觉得，现在可以和三个孩子谈人生了，不过用交流的眼光来看，不是和他们谈人生，而是和他们一同思考人生。“一起、一同”是交流的要义，也是关系的要义。

打个比方，交流很像跳舞。这样的舞蹈要想跳好，不能只依赖于一个人的舞技。一个伟大的舞者如果不考虑舞伴的水平，并去适应TA，就会使两个人看起来都很糟糕。在跳舞中，即使是两个才华横溢的舞伴也无法保证一定会成功。当两个熟练的舞者在动作不协调的情况下各自表现时，结果对舞者来说就很糟糕，对观众来说也很愚蠢。

像舞蹈一样的关系，交流是一种独特的创造，它来自伙伴之间的互动方式。你的跳舞方式可能会因舞伴而异。同样，你的交流方式也一定会因不同的交流对象而不同。

在人类社会中，有些东西可以单独存在，有些事物却只有依靠与他人互动才能存在。比如，我们说一个人有“吸引力”，而TA必须有可以吸引的对象才行。爱情也是双向的，你爱上一个人，需要对方对你的爱充满赞赏地予以肯定。

交流不可以单独存在（与自己内心交流除外，那是另一个话题），交流的互动性和彼此依赖性在亲子关系中体现得异常明显。我们常听到一个说法，有的父母“会教育小孩”，好似教育小孩的技能有的父母有，有的父母没有。那么我们是如何衡量一位母亲或父亲的教育才能的呢？——看TA的小孩最后变得有多么好。

【如是我闻】

审美人生

实际上，现代性传入后，失去最多的可能是传统的审美。这一点好像我们自身关注的并不够。

近日在读谢福芸（Dorothea Hosie, 1885—1959）的《名门》（Two Gentlemen of China, 1924）的时候，可以明显地感到即使已是进入民国的时代，在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清代贵族遗少那里，依然能够看到那种婉约、含蓄和从容的人生。

除了文字描写外，《名门》中的几张照片让人感到静谧、优雅。“一位绅士家中漂亮的花格墙，正对着运河对面普通民居的空白墙面。”——至今依然让人向往。“时髦的中国年轻绅士：在花园的茶室中享受下午的美好时光。夏季，桥下池塘里的荷花和莲花竞相开放。”这些都让今天过劳的大城市的人们不断思考生命的意义。

前几天开会的时候，一位教授表达了她的观点：由于高清电视的普及，使得个别发展中国家的犯罪率不断飙升，原因是贫民窟里的穷人第一次直观地看到了富人们一掷千金的生活方式，激起了他们的复杂心态。在一个乱花迷眼的时代，怎样才会有含蓄、从容的审美人生？

【昙花的话】善意是一颗种子

把刚做好的菊花果冻送到邻居阿钰的家里去。

一入门，便看到桌上堆满了晶晶发亮的银角，旁边还搁着一个米老鼠扑满。阿钰和她九岁的女儿菁菁正兴高采烈地坐在桌边数钱。阿钰一向注重家庭教育，我想，她应该是想通过储蓄培养起未雨绸缪的概念吧！

然而，交谈之下，我才发现，阿钰鼓励菁菁储蓄，是有着更为明确的目的和更为睿智的动机的。

打从菁菁懂事起，阿钰每年总有好几次带她到老人院和儿童收容所去。农历新年派送红包、端午节分送粽子、中秋节捎去月饼、圣诞节送去蛋糕。

“我们所做的一切微不足道，可是，我刻意要菁菁知道，关怀是一种社会的责任，而分享则是有深刻内涵的幸福。”

菁菁入学而对金钱有了基本的概念后，她便鼓励她储蓄行善。每年到了年尾，母女一起数钱，然后，她会由菁菁选择一家慈善机构，把钱捐出去。数目

不多，然而，菁菁捐出去的，却是一份千金难买的善意。

由此，我想起了美国有个慈善机构，在好几年前发起了—项饶具意义的活动——“关爱两万里，衣起去非洲”（注：“衣”取的是“爱”的谐音），鼓励人们捐献新衣给非洲儿童，让衣不蔽体的儿童也能享受穿上崭新衣服的快乐。这项活动，一直延续至今，许多国家和地区热烈响应。

有所小学，让学童在缝纫室内，由老师指导，从量布和裁布开始，进而学习穿针引线，使用缝纫机，把衣服一件一件慢慢地缝制出来。他们开始时手忙脚乱，错误百出，缝线粗枝大叶、针脚歪歪斜斜，但是，善意是他们心头的一盏灯，照亮他们手中的针线，引导他们最后成功地缝制出衣裙和裤子。在短短的半年内，孩子们完成超过千件衣物，寄到加纳、肯尼亚和卢旺达等非洲国家去。

菁菁圆满完成的，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衣服，而是一桩让他们终生难忘的善举。

善意是一颗种子，及早种植在孩子的心田，我们能收获到温柔和恻隐，从而延伸出一颗颗温暖的心、一双双乐于助人的手。

菁菁入学而对金钱有了基本的概念后，她便鼓励她储蓄行善。每年到了年尾，母女一起数钱，然后，她会由菁菁选择一家慈善机构，把钱捐出去。数目

【横眉热对】我与王肇民

王肇民先生是我当年就读广州医学院系时的素描课老师，上课时他言传身教，严肃认真，现场作画，解疑辩难，思路清晰，具体到位，让我受益匪浅，至今难忘。我曾经撰写了两篇专论探讨王先生的艺术成就，从他的“形是一切”到其所处时代，力图勾勒出一个艺术家的追求意志与精神诉求。坦率说，迄今为止，在讨论王先生的艺术成就方面，可能我之所论仍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节点。其实还有余论，以后倘有机会定然续之，以遂心愿。

我必须承认，当年王先生教授素描课时，因为我缺乏才气，所以他对我应该是什么样的印象。他表扬的总是班上的几个女同学，最后给出的成绩也是她们最好。毕业以后，我转向艺术理论研究，加上个人性情总刻意向与上一辈人的交往，所以和王先生并没有特别亲密的接触。最密切的一次是，岭南美术出版社准备出版王先生的大型画册，我做责任编辑，登门求教，王先生亲自把他作品一张一张地翻给我看，看到兴奋处，还涨红着脸朗声说：“这幅画，你看，多么有生命力！”王先生的女儿王季华女士，也是一位优秀的艺术家，坐在一旁，善意地提醒父亲，千万不要激动，要注意身体。不过，从那一次亲密接触当中，我隐约发现，王先生对我并没有太多的感觉，甚至可能不太记得起我究竟是他的那一届学生。况且我很不习惯与名人合照，所以也没有留下表示“传承”的照片。

听他家人告诉我说，王先生阅读了我的第一篇专论《形是一切》，给出了评价，是典型的王肇民式：“这个人看来还比较了解我！”

的确，我自以为比很多人更了解王先生的艺术，评价也应该是恰当的。不过，王先生仍然对我没有太多的印象。这样挺好的，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关系一般甚淡然，对研究是有好处的。毕竟，研究不是吹捧，不是说好话，研究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面对峙，将两场疫情以及更长的时间长河中每一个危机时刻，互相印证对照，标注“报告文学”的，多的是选择“非虚构”。究竟是换汤不换药，还是观念的变化所致？当人们说凡是有重大事件，也伸入他的精神世界，努力接近他内心的风暴，写出每一次他所遭受的比常人更严酷的挫折和危机，每一次他从挫折中的奋起和担当的勇气，于是，我们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里，多层次理解了人物的立体形象。

这一次，可能是我多年编辑生涯里，作家发稿后改动最频繁的一次，连我也紧张费力地寻找查证与核对，向作家提问……不过我喜欢这次的工作过程，也喜欢作者概括的一句话：“钟南山，他的哀伤连接了万家悲痛；他的眼泪，落成了一个国家的泪水。”因为在这样世界性灾难面前，我们记住了一位耄耋老人凝重的表情。

【不知不觉】文体背后文学观的差异

我的视野里，现在很少有报告文学的，多的是选择“非虚构”。无论是换汤不换药，还是观念的变化所致？当人们说凡是有重大事件，也伸入他的精神世界，努力接近他内心的风暴，写出每一次他所遭受的比常人更严酷的挫折和危机，每一次他从挫折中的奋起和担当的勇气，于是，我们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里，多层次理解了人物的立体形象。

看到许多地域的、家族的、疾患记录的非虚构作品，它们的叙事精神都指向了“真相”“真实”的力量。即将出版的《收获长篇专号 2020 春卷》刊载熊育群 12.5 万字的《钟南山：苍生之上》也是如此。作家充分利用了文学写作的手法，腾挪回



MOVIE
看片·热映



新面孔

由吴洋和周男桑执导的电影《我真的讨厌异地恋》5月5日官宣阵容，并发布首版海报。任敏、冯祥琨、丁禹兮、孙美林、李孝谦——五位来自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的新生代演员将共同演绎异地恋故事。

“熬过异地，就是一生。”异地恋是很多人的经历或回忆。如今，影片《我真的讨厌异地恋》选择了五位平均年龄不过20岁的年轻面孔主演，其中三位是表演专业的大一新生。在片方发布的首版海报中，五位新人亲密相聚，呈现出属于大学生的青春色彩。

淡蓝色 T恤的任敏凭借《清平乐》徽柔公主和《悲伤逆流成河》易遥两个角色颇受大众肯定，黄色 T恤的冯祥琨是2019年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本科专业第一名，绿色 T恤的丁禹兮曾出演《清平乐》《倾城色过浓》等剧集，橙色 T恤的女孩孙美林明艳动人，蓝色 T恤的阳光男孩李孝谦笑容中满是活力。

据悉，该影片计划于年内开机。



当你从女儿身上看到母亲的影子



每个女人都会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母亲的那一天。《春潮》则在此基础上又多揭示了一种可能性：不光在自己身上，或许某一天，你还会在你女儿的身上看到你妈的影子。

《春潮》拍的是一家三代女人的病态关系，而郝蕾扮演的中年一代体现出最多的病征。她阴郁且有自毁倾向，宁愿做单亲母亲也不愿走入正常的婚姻。她还对母亲有一种病态的反叛，譬如会在母亲在家排练节目时暗暗弄爆厨房水管，让她的聚会不得不停止。相比起来，金燕玲扮演的姥姥和曲隽希扮演的外孙女似乎都健康得多。姥姥虽然过往婚姻不幸，但丧夫后却积极地把一段黄昏恋经营到开花结果。而外孙女似乎也继承了姥姥那种自信强干的个性，当她和自己的母亲在一起时，你甚至分不清这母女俩究竟谁更成熟。

但随着故事缓缓展开，你才会发

现原来病得更重的却是那对祖孙俩。她们看似无恙正是因为她们从没意识到自己病了，而郝蕾扮演的郭建波之所以绝望也正是因为她是这个家里唯一看清这个真相的人。

《春潮》的好，在于它拍伤害，却不去拍伤害本身，它只是把每个人受到伤害后的反应展示给你看。郭建波的母亲受的是时代和命运的伤害，而她受伤后唯一的本能便是将伤害加倍地传递给自己的女儿。郭建波是觉醒的一代，她想要中止这种传递，却发现或许已经为时已晚——她的女儿比同龄人更成熟也更伪善，正是因为在接受来自母亲和外婆的双重伤害。即使尽力避免，郭建波实际上也成为了一个伤害者。

相比起郭建波母亲不断用自我表达来强化自身行为的合理性，郭建波一直表现得很沉默。她真正开口之时也是全片最受争议之处，是母亲突然倒地后，她在病房的窗前面对着一个巨大的“春潮”。

虚无进行的7分钟独白。